

他們的創傷何以療愈

——陳繼明青少年心理問題小說淺議

趙炳鑫^①

摘要：據不完全統計，我國的青少年抑鬱症患者接近三千萬，患“空心病”的孩子接近一千萬，自閉症兒童達到二百萬左右。作為最具時代活力的一個群體，卻陷入了極大的精神困境，引起了作家陳繼明的注意。為什麼在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的今天，而在“祖國的花朵和未來”身上，卻出現了那麼多精神隱疾？陳繼明以其敏銳的藝術嗅覺，把青少年心理問題納入他的創作視野，聚焦他們成長中遭遇的普遍性難題，觀照在他們身上所遭遇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他的《聖地》《奔馬圖》《饑餓的潮汐》三篇小說，代表了他在這方面探索的重要收穫，從中可以看出陳繼明小說創作的另一個維度。

關鍵字：陳繼明 《聖地》 《奔馬圖》 《饑餓的潮汐》 青少年心理問題

How to Heal Their Trauma

——A Brief Discussion on Chen Jiming's Novels about Teenager'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ZHAO Bingxin

Abstract: According to incomplete statistics, there are nearly 30 million teenagers diagnosed with depression in China, about 10 million children suffering from "hollow diseases" and about 2 million diagnosed with autism. Despite living in an era of material abundance and being hailed as the future pillars of our nation, these young individuals find themselves trapped in a profound spiritual crisis that has captured the attention of Chen Jiming. With his acute artistic sensibility, Chen Jiming delves into teenagers' psychological struggles through his novels, focusing on universal challenges they face during their growth journey and exploring the "unbearable weight of life" they encounter. His works such as *Holy Land*, *Galloping Horse* and *The Tide of Hunger* represent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of this aspect, showing readers a new dimension.

Key words: Chen Jiming; *Holy Land*; *Galloping Horse*; *The Tide of Hunger*; teenager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多年以來，陳繼明的文學創作秉持著“打動我的就寫，有感觸的就寫，有關人心的就寫”

^①【作者簡介】：趙炳鑫（1967-），寧夏西吉人，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委員會黨校二級調研員，《長纓》執行主編，出版《哲學深處的漫步》《孤獨落地的聲音》《批評的現代性維度》等專著。

的初心，在這種創作理念的推動下，他的多數作品表現出對現實和心靈的關注、探索與思考，佳作頻出。比如，《灰漢》《母親在世時》等多部頗有經典意味的作品，展示那些成人世界的精神苦痛、內心矛盾、生存困惑和絕望掙扎，讓讀者看到了時代與個體命運的內在關聯。近年來，陳繼明開始把關注的焦點轉向青少年，他們作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具時代活力的一個群體，卻呈現出強烈的神經症性症候群。這個想象引起了作家陳繼明的注意，為什麼在物質財富極大豐富的今天，而在我們所謂的“祖國的花朵和未來”的身上，卻出現了那麼多“空心病”、抑鬱症、孤獨症等問題？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他們身上這些問題的出現，讓我們看到了這個時代“生命不能承受之重”。陳繼明的《聖地》《奔馬圖》《饑餓的潮汐》三篇小說，代表了作家在這個領域探索的重要收穫，從中也可以窺探陳繼明小說創作的另一個維度。

一、無處安放的魂靈

小說《聖地》^[1]寫的是女大學生周羽的成長經歷。作者把周羽自殺的地方——武漢長江大橋起名叫“聖地”，其喻意不言自明。在那裏，每年都有幾十個人從橋上飛下去，完成他們自詡獨特的行為藝術，在他們看來，那是他們的形而上，是他們所嚮往的精神之地。榮格說：“當人變得有了意識，分裂的病根就種在了他的靈魂之中……他忘記了自己的起因和傳統，甚至對從前的自己喪失了記憶。”^[2]人類正是在自身精神對於生命世界的強大干預過程中，滋養了人類文化優越性的自大和驕傲心理。孰不知，正是由於人的這種自大和驕傲，最終把自己毀滅了。

考察周羽從孩童到青年的生命歷程，得以發現，她叛逆的青春期的生命旅程，在她的精神世界有著強烈的自閉和分裂傾向。現代心理學以為，一個孩子的健康成長，離不開家庭、學校和社會共同構建的安全環境。對於學齡前兒童，父母作為監護人，承擔著第一責任人的責任。父母的養育是否成功，往往關乎著一個孩子是否能夠順利踏入成年人的世界，在此過程中，父母的人生經歷往往會投射給幼年的孩子，潛移默化地影響孩子的成長。周羽的媽媽是一個婦產科醫生，在她的職業生涯中，經歷了太多不諳世事的懵懂少女因流產手術而釀成的悲劇。為此，她對女兒的要求極為嚴苛，無微不至地關心、關注和守護著她的寶貝女兒，特別嚴加防範女兒與男孩子的交往。她不只一次地告誡女兒，潔身自好對於一個女孩子的重要性。這種強調在合理的範圍之內是沒有問題的，但過分嚴苛，就會變成對一個人的魔咒，它會綁架一個孩子生命的自然狀態，對其造成嚴重的心理障礙。因此，在平時生活中，周羽會把自己包裹起來，即便是在同伴面前，她也從來不當著她們的面脫衣服，就連洗澡，她都是穿著衣服進出。到了夏天，儘管天氣炎熱，周羽仍然穿著長褲子，看著別的女孩子穿美麗的短裙，她內心只有羨慕。

心理學現象表明，一個人有多壓抑，就會有多放縱，這就是反向形成。當周羽進入青春後，這一心理學理論在她身上得到了直觀的驗證。如今的大學校園，是各種現代思潮和觀

念聚集之地，特別是近些年來後現代文化的強力滲透，給當代大學生的心靈世界構成了強力衝擊。這種具有解構意味的文化思潮，對於當下正處於思維活躍中的青少年，其同構性不言而喻。周羽的變化正緣於此。她放棄了對她以前特別癡迷的張靚穎、周傑倫等國內前沿歌手的追逐和崇拜，轉而喜歡上了國外後現代搖滾音樂代表人物如艾薇爾、皇后、披頭士等人的歌曲，並且還抽上了一種叫作“害喜”的香煙，這種東西名為香煙，其實就是一種微量毒品。

周羽在大學校園裏遭遇的初戀成為釀成悲劇的致命問題，初戀的失敗是對她心靈的一次沉重打擊。她對有一個叫哥白尼的學長愛得死去活來，但愛情畢竟是兩個人的事情，所謂一雙巴掌拍不響，問題的關鍵是這個學長卻並不愛她。愛要面子、愛好虛榮的周羽在向同宿舍的室友扯謊說她與“哥白尼”已建立了戀愛關係時，卻被她的室友無情戳穿，而這個叫哥白尼的學長在同學們的簇擁下在女生宿舍樓下進行了向另外一個女生求愛的盛大儀式。這些令周羽感到無地自容，她脆弱的精神世界立即坍塌了，她承受不了如此重擊，於是選擇離校出走。

如果說她的家庭能夠在這個時候給予周羽足夠的心理支持，她也不至於就此跌倒，但她的家庭本身就存在問題。有一次，她去媽媽的單位，當時媽媽不在辦公室，進來了一個同事，她卻差點被這個同事強姦，可以想像她當時的恐懼，以及這對於一位不諳世事的孩子造成的心靈創傷。另一次，她發現了爸爸跟一個她並不熟悉的阿姨親吻，當時她正在簾子外面寫作業，爸爸沒有留意到她在家裏。她把這件事告訴了媽媽，災難就此開始。媽媽受了委屈，卻變相地把仇恨的怨氣發洩到她的身上。最典型的一件事是在一個大雪天裡，媽媽逼著她步行兩里路到那個阿姨家去找爸爸。她不知道自己哪里錯了，為什麼媽媽要把爸爸的錯誤強加於她身上，為什麼要這樣懲罰她。還有一次，她為湖南電視臺“快樂女聲”的選秀節目做了許多準備，但爸媽死活不同意她去參加，當她爸爸說出“去死可以，去湖南不行”這樣的話時，她的絕望無以復加。這幾件事讓周羽深切地感受到：這是一個冰冷無情的世界。在她看來，父母的愛都是相當自私的，他們更在乎自己的感受，更愛他們自己。一個無愛的世界，對於一個青春期的女孩子，感受到的也只能是絕望吧。戀愛的受挫、同學的嘲諷，讓她對這個薄情的世界不再有一絲留戀。

周羽還有愛扯謊的壞毛病。從心理學角度來看，說謊往往是為了保護自己免受懲罰或避免不愉快的後果，或者是人們為了獲得他人的認同和喜歡。撒謊偷竊搞破壞等這些具有反社會傾向的行為，都是一個孩子早年養育過程中的剝奪造成的。一個自卑的孩子往往是由於早年養育中父母的打壓和指責造成的，這種打壓和指責的背後就是一種愛的剝奪，這種剝奪的後果就是孩子的不自信，這讓孩子在人際關係和交往中產生信任危機。她把自己置身於這個現實的世界之外，表現為與世界的疏離和自閉。一個“拍照時從來不正面面對鏡頭”的孩子是恐懼的。當然，她也渴望被人看見，在同學面前，她勇敢地走上深湖的堤壩，讓在場的他們感到驚訝。

周羽選擇自殺其實有點荒謬，這是由一個所謂的行為藝術家所導演的一場行為藝術造成的。周羽縱身一躍，投入進武漢長江大橋下面那滾滾東流的江水，在空中劃出了一道近乎完美的弧

線。作為周羽的男朋友，這個名叫黃小軍的男人，以自己的無知無恥，為一個傷痕累累的靈魂劃上了生命的句號。一個正處在青春花季的女孩子死了，一段不堪的青春就這樣葬送在了滾滾奔流的江水之中，這江水何嘗不是時代大潮的一種喻示。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發達的工業社會與強大的資本邏輯，讓我們被一種無形的力量所裹挾，我們都變成了馬爾庫塞筆下那個“單向度的人”。在社會表像繁榮的背後，卻是無以復加的精神悖論和各種混亂的衝突與矛盾。詩人穆旦寫道：“生活蛛絲相交，我就鑄結在那個網上，左右絆住！”^[3] 這樣的社會無疑是會讓人焦慮的，而焦慮往往會傳染，大人的焦慮會傳染給孩子，孩子未成型的人生價值觀往往會因此變得混亂不堪，無所適從。特別是沒有精神養料的養育會變成一種強大的異化力量。小說裏有一個典型的細節，“小羽跟著濤濤學會了開鎖，小羽開鎖的水準也是出神入化，能在半分鐘內打開大部分鎖子，車鎖，門鎖，保險櫃鎖，都沒問題。不過，小羽只開過別人家的門鎖。她喜歡抱男人的衣服，有時潛入別人家，只是為了擁抱陌生男人的衣服。進門後，打開衣櫃，找一件有汗味的男式衣服抱一抱、嗅一嗅，然後悄然離去。”這個象徵意味極濃的細節，表徵著一個家庭父親缺席後對女兒所造成的心理創傷。周羽是一個“空心人”。一個缺失了愛的靈魂是何其孤單、何其可憐。後現代批判理性主義哲學家福柯認為，一些無良的學校成為對孩子進行現代性“規訓”的工具，成為把人變成“非人”的重要場所之一。此話雖有失偏頗，但不無道理。與此同時，家庭對孩子的教育，更是表現出嚴重的功利化傾向，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已經形成了中國家長的集體無意識。正由於現代性塑造了這樣一種現代式的知識—權力力量，對個體構成了全面而深刻的管理和控制，因此，現代意義上的人，則成為喪失了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單向度的人”。作為現代人被後現代文化解構、被消費社會的權力主體悉數編碼後的精神現實是：價值缺席、靈魂出逃、無家可歸的宿命性存在。在這裏，受害最深的就是孩子。

死亡，對於孩子來說，是一個多麼沉重的話題，尤其是那些以決絕的方式展示生命的意志，更給人強烈的心靈震撼。19世紀末，法國社會學家塗爾幹在他的《自殺論》中認為，“自殺並不是一種簡單的個人行為，而是對正在解體的社會的反應。由於社會的動亂和衰退造成了社會—文化的不穩定狀態，破壞了對個體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社會支持和交往，因而就削弱了人們生存的能力、信心和意志，這時往往導致自殺率明顯增高。”^[4] 學者余虹在他的博文《一個人的百年》中寫道：“一個人選擇自殺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像一個人樣地活著太不容易了，我們每個人只要還有一點人氣都會有一些難以跨過的人生關口和度日如年的時刻，也總會有一些輕生放棄的念頭，正因為如此，才有人說自殺不易，活著更難，當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種活。”但願我們能走出塵世的牢籠，但願周羽式的自殺少一些、再少一些。

二、“奔馬圖”映照的現實

《奔馬圖》^[5] 是一篇不到萬把字的短篇小說，卻涵括了深廣的社會變遷和現實生活，

精緻、唯美、飽滿，元氣淋漓，意義豐沛，可謂短篇小說中的佳作。小說的故事情節並不複雜，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典型的畫面。

第一個畫面是名為“瘋子”的美女坐在車頂上哭泣。開著一家文化創意公司，開著瑪莎拉蒂，抽煙喝酒，靠創意賺錢。以“瘋子”自況的原因，應該說與她愛哭有關。哭本身沒有問題，但愛哭就有問題。她哭的原因很多。想念媽媽了哭，坐在媽媽懷裏也哭；創意思不出來，就會孤獨委屈的哭；想出來了，找合作商，請吃勸酒，費盡口舌後也會哭。最可怕的是創意竟然成了她的一種本能，一種強迫症。“可是，現在的我想哭不一定能哭得出來，你猜為什麼？因為，連哭都需要一個好創意，真他媽要命”。

陳繼明用文字勾勒的這個畫面精緻典型，活靈活現。它展示了現代商業社會資本邏輯收編後精緻白領體面生活背後不為人知的心靈隱痛。有多少現代人為“雖然心是我的，但我卻無法操控它”這驚人的悖論而飽受煎熬。“瘋子”本身就是一個隱喻，它的象徵意味很濃，金錢在某種程度上把有些人已經逼成了一個個“瘋子”，難道不是嗎？你看城市那些所謂的白領，一個個穿名牌開豪車，出入高檔寫字樓，參加各種奢華的宴會，所謂成功者的背後有多少不為人知的付出和心酸。資本的積累往往是一場殘酷的戰爭，對於一個身陷其中的現代人而言，往往要付出靈魂扭曲和人格異化的代價。

“瘋子”美女為什麼會得強迫症？依據現代心理學的研究，強迫性思維其實是為了自己精神上的存活，怕自己死掉，我思故我在，證明自己活著的價值。強迫症往往是工作狂，是一個完美主義者。往往與父母的苛責和以成功的標準評判有關。而這種苛責和評判的背後，往往潛藏著一種不被允許失敗的心理動機。強迫症潛意識是充滿報復的，有一個憤怒的、毀滅的、攻擊的部分。因此，患有強迫症的人，就需要釋放常期遭受壓抑的憤怒情緒，因此她就有強烈的攻擊需求，而強迫症患者都有一個共性的地方，那就是他們都有一個強烈的道德感和罪惡感，這也是讓人恐懼的地方。正因為有強烈的道德感，因此，她們的攻擊性會造就她強烈的內疚感和罪惡感。她總覺得自己是要受到懲罰的，所以潛意識中對她懲罰的恐懼就外化成一種強迫的行為或強迫動作，或者是強迫思維來懲罰自己，也可以說是一種自我防禦的心理機制。

當然，這裏的“瘋子”美女的強迫行為，我以為更多的是環境性成因。因為她需要完美的創意去拿到更多的訂單，創造更多的財富價值，用這些財富填充缺愛的靈魂，因此，強迫性思維成為她對愛的需要。從小說簡約的敘述中可以看出，“瘋子”美女還有“煙癮”，愛哭成癮等。所有的成癮都是對早年創傷（匱乏）的療愈，所以，所有的成癮都是悲傷的，它是一種強迫使用。

我們可以想像，在這樣一個物質財富異常發達的時代，物質生活的匱乏是不可能的，但愛的匱乏，卻是不爭的事實。這個時代的孩子，特別期待一樣東西，那就是母愛。雖然父母看似很愛他們，但只是物質上的盡力滿足，往往忽略了孩子的精神需求。城市孩子的“空

心化”現象已然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任何文學類型的核心一定是人，而城市文學，“它所面對的核心問題便是，一個脫離了物質困擾的人，在現代發達的都市生活中，究竟患上了什麼樣的精神隱疾。”^[6]這正是“瘋子”背後所要表達的存在真相。

第二個畫面是從鄉村移居到城市的老人。故事中的老人是社會變遷中鄉土社會形塑的典型個體。他一生以農為本，馬作為農本之一，在傳統的農業社會舉足輕重。正因為有了它——奧登堡瞎馬，他家才在1978年的包產到戶後過上了好日子。他與瞎馬相依為命，這種人畜相依的關係是農耕社會的典型關係。後來，老人由西北而東南，由一個徹頭徹尾的農民一夜之間變成了城裏人，這種身份的遽然變化是他始料未及的。來到了城裏，土地失去了，他再也不能失去瞎馬。這是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時代的跌宕與裂變作為“末代農民”必須經歷的精神苦痛。他的顛沛流離，本身就是當代農民的一個縮影。進了城，沒有土地了，他就像丟了魂一樣，回不去的農村，安不下家的城市。他的魂靈遊走在城市的邊緣，遊走在城鄉的灰色地帶，他有著魂歸何處的焦慮與無憑。老人尚可有年邁的瞎馬相伴，而那些失去了土地而又無以為寄的農民靠什麼？

第三個畫面是少年小可。故事中的小可是一所貴族學校的初中生，五歲時父母離異，他一直在鄉下跟爺爺奶奶生活，雖缺少父母照顧，但有爺爺奶奶的童年還算比較快樂。但十歲以後進了城，一切都改變了。這是一個缺失母愛的孩子。雖然因為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孩而得以在貴族學校上學，但他從來沒有得到過父親的關心和母愛的呵護，他多麼想見到媽媽。“聽說媽媽就在這座城市，但她從來都沒有聯繫我。”“在這座城市裏，我覺得每一個女人都像我媽媽。我總能輕易發現，一個女人身上的某一部分特別像我媽媽，走路的樣子，看人的樣子，笑的樣子，哭的樣子。大街上隨便一個女人身上，都有我媽媽的一兩個特點。哪怕在一個同班女生身上，我也能找出和我媽像的地方。看見任何一個相似點，我都忍不住想喊一聲媽媽。”這是一個在精神上孤苦伶仃、無依無靠的孩子。母愛的缺失讓小可的內心一直潛藏著找媽媽的衝動。

“夢裏，我騎著馬向市中心一路飛奔，是為了讓媽媽看見我，起碼讓她知道我長大了，會騎馬了。果然，大街上，有個女人大聲喊著我的名字。”於是，小可就將這個夢搬到現實中來了。小可騎著爺爺的瞎馬，在車流滾滾的大街上飛奔，一直沖向市中心，只是為了讓媽媽能看見他，喊他的名字。媽媽出現了沒有，小說沒有交代，但讀者看到了一個少年糾纏於心的孤獨和掙扎。城市很繁華很美好，但堅硬的現實怎樣才能彌合一個孩子心靈的創傷，如何給予缺愛的靈魂以愛的溫暖。幸好還有爺爺，還有那匹瞎馬，但他們終究無法替代母親。其實，宏大的橋與微觀個體的人的對照，本身就有諸多欲說還休的話題，在此不再多論。

三、愛的救贖何以可能

《饑餓的潮汐》^[7]主要講述了一個名叫阿步的自閉症兒童的故事。語言學家觀察發現，不

分地區和國界，人類學會開口說話，發出的第一個母音就是“媽媽”。媽媽這個詞世界通用。這也是人的一種語言本能，但卻表徵著媽媽在一個嬰兒世界裏的重要位置。大多數發育正常的嬰兒在出生後一歲左右就會開口叫“媽媽”。阿步是一個自閉症兒童，他的主要症狀就是語言障礙。已經過了十歲的阿步還不能開口說話。據心理學家論述，自閉症兒童都有一個不堪的童年。

阿步是大鵬和一個學妹在大學校園閃婚後在城中村的租屋裏孕育出生的孩子。阿步出生不久，他的媽媽遭遇車禍而死，阿步只能被送回大鵬的父母家餵養。在阿步的記憶中，他的生活就是離開珠海，再回到珠海，爺爺奶奶跟著他四處求醫。因此，他有過許多被寄放的經歷，比如“寄放在新疆伊犁的一個神醫家，一住就是半年；寄養在某個親戚家，寄養在寺院，寄養在道觀”，阿步還有過多次跑丟的經歷……這一切都呈現了一個不堪的事實：這是一個幾乎要被遺棄的孩子。當大鵬說他唱歌掙錢是為了給阿步看病時，奶奶說，“你兒子看不好了，別指望了。”爺爺說，“你兒子就這個樣兒了，你已經盡力了，跑了太多冤枉路，花了太多冤枉錢，該清醒了。”姑姑說，“趕緊再找一個，給爸爸媽媽再生個孫子。”阿步被送到姑姑家，姑姑的女兒樂樂不喜歡他，不讓他住。回到爸爸家，“總能聞到成年女人留下的香味，像快開敗的花的氣味兒，那種要爛掉的香味兒。”“阿步總覺得自己的問題並不是什麼孤獨症，並不是不會說話，並不是愛咬手指，而是沒有家。爺爺奶奶家不是自己的家，姑姑家不是自己的家，爸爸家也不是自己的家，所以有時候他有點兒討厭爸爸，討厭那個自以為是的光頭。光頭的心也是光的，根本不知道兒子需要什麼。”一個根本不知道兒子需要什麼的父親，其實與孩子的感情是隔離的。阿步需要的是被看見、被重視，需要的是一個溫暖的家，需要的是被愛。

自從跟著爸爸大鵬來到垃圾尾島，阿步對每天去小海灣對著潮汐狂吠的一條狗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一個陽光明媚的上午，阿步為了看到那只咬潮汐的狗，早早的來到了小海灣，躺在那個有點塌陷的床墊上，先看見海，再看見狗。接下來，他看到了那再三沖過來的冰冷潮汐。隨之進入他眼簾的是那些大小不一的鞋，在那些鞋裏面，他發現了一只舞鞋，“金色的，女鞋，有鞋帶，最多三十六碼。他把舞鞋帶回到床墊上，把右腳塞進舞鞋裏，他的腳足夠大，剛好能穿上。他低頭看著穿在腳上的舞鞋。”此刻的他脫口而出，喊出了“媽——媽——”！緊接著，他喊出了爸爸——，爺爺——，奶奶——，姑姑——，珠海——，樂樂——！他頭皮發麻，被自己的聲音震撼了。他不明白自己怎麼突然會說話了，有點不敢相信。他試著又喊出了“啊，大海！”當他確定自己會說話時，他像皮球一樣彈了起來，他脫掉舞鞋，使出全力把它扔進潮汐裏。這時，他發現他的眼睛也變了，“眼裏的整個世界都悄悄發生了變化，天空一下子高了許多，面前的大海像彈簧一樣鬆開了，本來就很大，現在更大了，木麻黃樹的枝條兒不再是一抹一抹的，而是一根一根的。”他看著那只舞鞋在海面上飄來蕩去。後來，“他看見一個光頭的女人在海面上跳舞，跳芭蕾舞。他在等她向自己跳過來，叫一聲：‘阿步，我的兒子！’但沒有，她消失了，魚一樣鑽進水裏了，那只鞋也不知去向。

大海重新變得神秘莫測，能把一切吸進去。”但當潮汐退了之後，大海就是另一個樣子，“鬆弛、溫柔，像一個母親。她突然流下眼淚，為那只狗，她明白，這只狗肯定相信，潮汐就是被自己咬退的，他現在一點兒也不想嘲笑狗了，他為它感動。”此刻的阿步完全處於幻想的世界裏。潮汐退去之後的大海，鬆弛、溫柔，毋寧說像一個母親，還不如說像母親的子宮。

從生物學角度來說，人的出生，本身就是“一個否定性的事件。”^[8] 嬰兒從溫暖舒適的母親子宮中娩出，與象徵“安全”、“肯定”的母體相分離，被無情地拋置到這個陌生冰冷的世界，恐懼和遺棄感與生俱來。這是一個生命個體在童年普遍懷有的“出生創傷”。因此，剛出生的嬰兒急需要媽媽的抱持與呵護。據心理學家研究，嬰兒在出生後一年內，與母親處在融合和絕對依賴階段，嬰兒除了本能需求之外，最主要的需求就是自我關聯性需求。也就是一個抱持性客體與之相關聯隨時隨地去滿足嬰兒全能幻想的需要。如果早年環境母親的不在場，嬰兒的自我關聯性需求得不到滿足，所造成的創傷是巨大的（心理學把它稱之為一型創傷）。正所謂“棄嬰的恐懼”，就是長期無人回應的恐懼。“人類最本質的需求是渴望被看見”。“我看見了你，你就活了；我不看你，你就死了。”^[9] 真可謂“一念天堂，一念地獄。”阿步一出生就失去了母親，並在成長過程中被強行帶入到不同的環境母親（養育者）那裏，必然會產生強烈的被遺棄和被侵入的雙重感受，這種感受的核心就是對愛的剝奪。孩子為了防禦這種強烈的不適感，他就會建立起一種銅牆鐵壁一樣的心理屏障，把自己封閉起來，這是自閉症孩子的心理機制。阿步無疑是具有“出生創傷”的原型心理。在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看來，“出生創傷”伴隨的是“子宮情結”。有“出生創傷”的孩子，其創傷記憶基本上都會固著在剛出生的六個月之內。當創傷被啟動或被勾起時，其心理防禦的主要方法是退行，也就是返回子宮。後現代精神分析學家拉康也有類似的論述，他認為，主體的潛在欲望（需求）最終“總是指向一個被壓抑的原始文本：從母親那裏獲得整體性，或與母親結合。”^[10] 阿步多麼渴望回到母親的子宮裏呀。他的意識早已退行到嬰兒被媽媽抱持在懷裏的那個階段，那裏是安全的。憤怒的潮汐是足夠強大的，它意味著一種侵入和摧毀，而狗毋寧說是在扮演一個守護者的角色，還不如說是一種象徵。在狗的世界裏，也許它從來就沒有懷疑過自己的狂吠是無用的。愛不就是一種無理由的慈悲和呵護嗎？它雖然沒有實際可見的物質意義，但它卻可以撐起一個人坍塌的精神世界。

阿步會說話了，是那只漂亮的紅舞鞋讓他開口說話的。那是媽媽的紅舞鞋，那時他見到了媽媽。這一切都發生在阿步的幻想世界。但我們能感受到，一個自閉症兒童的孤獨侵入骨髓。大鵬在兒子阿步的要求和鼓勵下，接過了鳶尾遞過來的一束鮮花，走向從五樓一躍而下向他求婚的奶茶。“阿步站著不動，在悄悄抹眼淚。因為奶茶光著頭的樣子讓他想到了自己的媽媽。他幾乎相信那就是自己的媽媽。她終於回來了。爸爸把媽媽從氣墊上抱下來，爸爸和媽媽兩個光頭，兩個大個子擁抱了。爸爸把鮮花遞給媽媽，爸爸竟然有點兒害羞。臉明顯紅了。”阿步對此產生了移情。他相信那個光著頭的奶茶就是媽媽，他相信媽媽終

於回來了。為什麼“瘦狗絕對不懷疑，它把潮汐咬回去了。”一個人相信幻覺的真實，是因為他過多地投射了過去的真實，他太渴望了。而幻覺畢竟是幻覺，最終還是幻滅。奶茶再怎麼模仿當年媽媽的行為方式去向爸爸求婚，但她終究不是媽媽，這對阿步未免過於殘忍。

真正讓阿步從幻想中醒來的是阿吉的姑父——那個踢了他一腳的小老頭的死而復生。他有些不敢相信。當他知道那個小老頭是昨天才死掉的，今天卻又活了過來，他有些震驚。在他幼小的心靈裏，朦朧地意識到生命的無常和奇跡。一個孩子對於生死問題肯定是懵懂的，但當他聽到人們在議論小老頭死而復生的事情時，他終於明白了，他死去的媽媽再也永遠回不來了。他知道媽媽早已安放在那個大公墓的墓地裏。而媽媽不會有小老頭的幸運，有人為她揭開棺蓋，讓她死而復生。“阿步不聲不響的在喝粥，感覺身體裏有一股熱流在下沉、在下沉，終究沒忍住，就跑出去了，跑向一樓的廁所。剛跑出餐廳，眼淚先下來了。他當然知道他為什麼會哭。因為他明白媽媽永遠回不來了。這個世界上，絕對不會有一個光頭媽媽愛自己，或者罵自己，或者打自己。事實說明，他一直相信光頭媽媽會重新回到自己身邊；事實說明，他不光是不會說話，他還傻，太傻太傻。”

小老頭的“復生”對應的是阿步媽媽的“已死”。眼前發生的一切徹底打碎了阿步的幻想，幻滅的由來並不是死而復生，而是死亡的不可逆轉，這對於一個孩子是殘忍的，也是絕望的。在阿步的心靈世界中，他一直堅信那個愛他的媽媽還活著，還能回來。但這一切在他知道了死亡的真相後，幻滅讓他明白成長並不是一件多麼值得高興的事，自閉症並不是多麼壞的事情。他知道媽媽永遠回不來了，他以前是多麼的傻。阿步的患病症狀裏有四個“怕”：怕噪音、怕黑暗、怕龐然大物、怕漂亮女人，這些阿步恐懼的東西，都曾經侵入阿步的精神世界，給他造成了很嚴重的心理陰影。阿步有咬手指的習慣性動作，有憋不住尿的問題，這些都是一個孩子分離焦慮的典型症狀。阿步有很多次跑丟的情況，他被忽視的太久太久了，只能用“跑丟”來讓爺爺奶奶、爸爸他們著急，這也是他刷存在感的方式，他太需要一個能愛自己的媽媽了，太需要親人的關注和重視了。一個被忽視的孩子是沒有家的，沒有家，哪有歸路？

陳繼明把一個孩子渴望母愛的絕望描寫得無以復加。他以其敏銳的觸角深入到一個自閉症孩子的心靈世界，寫出了他徹骨的憂傷和悲涼，寫出了孩子對母愛的那種久久的渴望和求而不得的無助和絕望。我們有理由相信，在陳繼明的精神世界裏，他與失去母愛的孩子感同身受，在深入的體驗著沒有母愛的世界是多麼的荒涼。它的筆觸細膩，尖銳、疼痛。他看見了那個失去母愛護佑的孩子傷痕累累的精神世界。阿步是多麼渴望有媽媽溫暖的懷抱，可以撫慰他全部的悲傷，安放他柔弱的心；多麼渴望有一雙溫暖慈愛的目光看見注視，抱持他的軟弱和眼淚……

表面上看，陳繼明的這些青少年心理問題小說，敘述的是青少年成長中出現的心理困境，但由表及裡就會發現，這樣的個體病理檔案，早已漫溢出了典型個案的範圍，一種青少年的普遍精神困境浮出水面。從個體病例出發，揭開來的卻是物傷其類的普遍無助和無奈感，

這樣的悲傷塗滿了一個個患者及其父母生命的底色。據不完全統計，我國的抑鬱症患者已接近一億，其中青少年占比高達百分之三十，也就是說青少年抑鬱症患者接近三千萬。一種比抑鬱症後果更嚴重的心理疾病——“空心病”，正在侵襲中國千百萬學生。這些孩子的典型症狀是強烈的孤獨感和無意義感。據不完全統計，我國自閉症兒童達到了二百萬左右。

有人問：為什麼以前就沒有這麼多的焦慮抑鬱、患“空心病”的孩子？也沒有這麼多的自閉症兒童？我想，這也許是作為一個成熟作家陳繼明一心想解開的謎題吧。堅硬的現實與愛的呼喚，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強烈的衝突和悖論。不幸的人們把掙錢與關愛孩子的成長弄成了一對無法調和的矛盾。怎麼辦？這也是陳繼明的這類作品普遍地洋溢著濃濃的憂傷和悲壯的緣由。當然，這也是陳繼明區別於大多數描寫青少年的作家一味甜甜膩膩、快樂美好的地方。是什麼讓陳繼明有了這樣一種深致沉實的感知？我想是擔當和責任吧。在這樣一個互聯網、資訊技術、科技革命、人工智慧日新月異的時代，特別是當下的人們普遍功利浮躁、成功學恣意橫行的時代，一個作家要保持持久的創作生命力，不但需要對於文學的熱情和持續的激情，更需要的是對當下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葆有敏銳的洞察力和穿透迷霧直達本體的藝術自覺。要內在於當下的現實生活，感同身受這個時代人的真實存在，去勘察發現處於時代漩渦中普羅大眾的精神處境，生命的萬般情狀。關注現實和心靈是文學永恆的主題。如果沒有這樣的情懷和心理準備，一個作家的曇花一現是可以想見的。陳繼明對這個時代葆有真切的感知，在我看來，這份感知是多麼的可貴，那些只滿足於把生活的全部縮減為個人幸福敘事的所謂作家，恐怕是難以理解的。可以肯定的說，這也是陳繼明小說的價值所在。

【參考文獻】

- [1] 陳繼明．聖地．人民文學 [J]，2016（01）
- [2] [瑞士] 榮格．榮格文集：心理學的現代意義 [M]，馮川、蘇克譯．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146.
- [3] 穆旦．穆旦詩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M]，2006：8.
- [4] 曲慶雲．自殺—從個人行為到社會事實—讀E_迪爾凱姆的《自殺論》，社會學研究 [J]. 1994(02).
- [5] 陳繼明．奔馬圖．朔方 [J]，2021（10）.
- [6] 趙炳鑫．《社會變遷與堅硬現實中的心靈隱痛》，寧夏日報．2022. 9. 13(07).
- [7] 陳繼明．饑餓的潮汐．人民文學 [J]，2023（08）.
- [8] [美] 艾裏希·弗洛姆．愛的藝術 [M]．劉福堂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86.
- [9] [美] 威廉·詹姆士．心理學原理 [M]．唐鈺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106.
- [10] 郭本禹主編．後現代精神分析：拉康研究 [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9：46.